

戰國策

冊五

戰國策卷第二十七

韓二

高誘注

楚圍雍氏五月韓令使者求救於秦冠蓋相望也秦師不下殲韓又令尚靳使秦謂秦王曰韓之於秦也居爲隱蔽出爲鴈行今韓已病矣秦師不下殲臣聞之脣揭者其齒寒願大王之熟計之宣太后曰使者來者衆矣獨尚子之言是召尚子入宣太后謂尚子曰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髀加妾之上妾困不疲劉鐵本作支也盡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佐韓兵不衆糧不多則不足以救韓夫救韓之危日費千金獨不可使妾少有利焉尚靳歸書報韓王韓王遣張翠張翠稱病日行一縣張翠至甘茂曰韓急矣先生病而來張翠曰韓未急也且急矣

甘茂曰秦重國知

錢故作之

王也韓之急緩莫不知今先

生言不急可乎張翠曰韓急則折而入於楚矣臣安
敢來甘茂曰先生毋復言也甘茂入言秦王曰公仲
柄得秦師故敢捍楚今雍氏圍而秦師不下殼是無
韓也公仲且抑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
韓爲一魏氏不敢不聽是楚以三國謀秦也如此則
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
曰善果下師於殼以救韓

楚圍雍氏韓令冷向借救於秦秦爲發使公孫昧入
韓公仲曰子以秦爲將救韓乎其不乎對曰秦王之
言曰請道於南鄭藍田以入攻楚出兵於三川以待
公殆不合軍於南鄭矣公仲曰柰何對曰秦王必祖
張儀之故謀楚威王攻梁張儀謂秦王曰與楚攻梁

魏折而入於楚韓固其與國也是秦孤也故不如出
兵以勁魏於是攻皮氏魏氏勁威王怒楚與魏大戰
秦取西河之外以歸今也其將揚言救韓而陰善楚
公恃秦而勁必輕與楚戰楚陰得秦之不用也必易
與公相支也公戰勝楚遂與公乘楚易三川而歸公
戰不勝楚塞三川而守之公不能救也臣甚惡其事
司馬康三反之郢矣甘茂與昭獻遇於境其言曰收
璽其實猶有約也公仲恐曰然則柰何對曰公必先
韓而後秦先身而後張儀以劉去_{以字}公不如亟以國合
於齊楚秦必委國於公以解伐是公之所以外者儀
而已其實猶之不失秦也

公仲爲韓魏易地公叔爭之而不聽且亡史惕謂公
叔曰公亡則易必可成矣公無辭以後錢劉復一反且

示天下輕公公不若順之夫韓地易於上則害於趙
魏地易於下則害於楚公不如告楚趙楚趙惡之趙
聞之起兵臨羊腸楚聞之發兵臨方城而易必敗矣
鑄宣之教韓王取秦曰爲公叔具車百乘言之楚易
三川因令公仲謂秦王曰三川之言曰秦王必取我
韓王之心不可解矣王何不試以襄子爲質於韓令
韓王知王之不取三川也因以出襄子而德太子
襄陵之役畢長謂公叔曰請毋用兵而楚魏皆德公
之國矣夫楚欲置公子高必以兵臨魏公何不令人
說昭子曰戰未必勝請爲子起兵以之魏子有辭以
毋戰是以太子扁昭揚梁王皆德公矣

善韓臣集錢劉曾作辰非上知也主君不如善馮君而資之
公叔使馮君於秦恐留教陽向說秦王曰留馮君以

以秦馮君廣王而不聽公叔以與太子爭則王澤布而害於韓矣

謂公叔曰公欲得武遂於秦而不患楚之能揚河外也公不如令人恐楚王而令人爲公求武遂於秦謂楚王曰發重使爲韓求武遂於秦秦王聽是令得行於萬乘之主也韓得武遂以恨秦毋秦患而得楚韓楚之縣而已秦不聽是秦韓之怨深而交楚也謂公叔曰乘舟舟漏而弗塞則舟沉矣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則舟覆矣今公自以辯於薛公而輕秦是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也願公之察也

齊令周最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周最患之曰公叔之與周君交也令我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語曰怒於室者色於市今公叔怨齊無柰何也必周君而深

怨我矣史舍曰公行矣請令公叔必重公周最行至
鄭公叔大怒史舍入見曰周最固不欲來使臣竊強
之周最不欲來以爲公也臣之强之也亦以爲公也
公叔曰請聞其說對曰齊大夫諸子有犬犬猛不可
叱叱之必噬人客有請叱之者疾視而徐叱之犬不
動復叱之犬遂無噬人之心今周最固得事足下而
以不得已之故來使彼將禮陳其辭而緩其言鄭王
必以齊王爲不急必不許也今周最不來他人必來
來使者無交於公而欲德於韓擾其使之必疾言之
必急則鄭王必許之矣公叔曰善遂重周最王果不
許韓擾韓公叔與幾瑟爭國鄭強爲楚王使於韓矯
以新城陽人合世子以與公叔爭國楚怒將
罪之鄭疆曰臣之矯與之以爲國也臣曰世子得新

劉改橋作矯

城陽人以與公叔爭國而得全魏必急韓氏韓氏急必縣命於楚又何新城陽人敢索若戰而不勝走而不死今且以至又安敢言地楚王曰善乃弗罪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中庶子強謂太子曰不若及齊師未入急擊公叔太子曰不可戰之於國中必分對

曰事不成身必危尚何足以圖國之

曾尚之作

全爲太子

弗聽齊師果入太子出走

齊明謂公叔曰齊逐幾瑟楚善之今楚欲善齊甚公何不令齊王謂楚王王爲我逐幾瑟以窮之楚聽是齊楚合而幾瑟走也楚王不聽是有陰於韓也

公叔將殺幾瑟也謂公叔曰太子之重公也畏幾瑟也今幾瑟死太子無患必輕公韓大夫見王老冀太子之用事也固欲事之太子外無幾瑟之患而內收

諸大夫以自輔也公必輕矣不如無殺幾瑟以恐太子太子必終身重公矣

公叔且殺幾瑟也宋赫爲謂公叔曰幾瑟之能爲亂也內得父兄而外得秦楚也今公殺之太子無患必輕公韓大夫知王之老而太子定必陰事之秦楚若無韓必陰事伯嬰伯嬰亦幾瑟也公不如勿殺伯嬰恐必保於公韓大夫不能必其不入也必不敢輔伯嬰以爲亂秦楚挾幾瑟以塞伯嬰伯嬰外無秦楚之權內無父兄之衆必不能爲亂矣此便於公

謂新城君曰公叔伯嬰恐秦楚之內幾瑟也公何不爲韓求質子於楚楚王聽而入質子於韓則公叔伯嬰必知秦楚之不以幾瑟爲事也必以韓合於秦楚矣秦楚挾韓以窘魏魏氏不敢東是齊孤也公又令

秦求質子於楚楚不聽則怨結於韓韓挾齊魏以盼
楚楚王必重公矣公挾秦楚之重以積德於韓則公
叔伯嬰必以國事公矣

胡衍之出幾瑟於楚也教公仲謂魏王曰太子在楚
韓不敢離楚也公何不試奉公子咎而爲之請太子
因令人謂楚王曰韓立公子咎而棄幾瑟是王抱虛
質也王不如亟歸幾瑟幾瑟入必以韓權報讎於魏
而德王矣

幾瑟亡之楚楚將收秦而復之謂芊戎曰廢公叔而
相幾瑟者楚也今幾瑟亡之楚楚又收秦而復之幾
瑟入鄭之日韓楚之縣邑公不如令秦王賀伯嬰之
立也韓絕於楚其事秦必疾秦挾韓親魏齊楚後至
者先亡此王業也

冷向謂韓咎曰幾瑟亡在楚楚王欲復之甚令楚兵十餘萬在方城之外臣請令楚築萬家之都於雍氏之旁韓必起兵以禁之公必將矣公因以楚韓之兵奉幾瑟而內之鄭幾瑟得入而德公必以韓楚奉公矣楚令景鯉入韓韓且內伯嬰於秦景鯉患之冷向謂伯嬰曰太子入秦秦必留太子而合楚以復幾瑟也是太子反棄之韓咎立爲君而未定也其弟在周周欲以車百乘重而送之恐韓咎入韓之不立也綦毋恢曰不如以百金從之韓咎立因也劉改本添也本字以爲戒不立則曰來効賊也

史疾爲韓使楚楚王問曰客何方所循曰治列子圉寇之言曰何貴曰貴正王曰正亦可爲國乎曰可王曰楚國多盜正可以圉盜乎曰可曰以正圉盜柰何

頃間

曾聞作

有鶻止於屋上者曰請問楚人謂此鳥何

王曰謂之鶻曰謂之鳥可乎曰不可曰今王之國有柱國令尹司馬典令其任官置吏必曰廉潔勝任今盜賊公行而弗能禁也此鳥不爲鳥鶻不爲鶻也

韓傀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政議直指舉韓傀之過韓傀以之叱之於朝嚴遂拔劍趨之以救解於是嚴遂懼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韓傀者至齊齊人或言軼深井里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遂陰交於聶政以意厚之聶政問曰子欲安用我乎嚴遂曰吾得爲役之日淺事今薄奚敢有請於是嚴遂乃具酒觴聶政母前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爲聶政母壽聶政驚愈怪其厚固謝嚴仲子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爲狗屠可

旦夕得甘脆以養親親供養備義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爲聶政語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聞足下義甚高故直進百金者特以爲夫人麤糲之費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者徒幸而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然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旣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舉百金爲親壽我雖不受然是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可嘿然而止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

爲知己者用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親不幸仲子所欲報仇者爲誰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傀傀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兵衛設臣使人刺之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具車騎壯士以爲羽翼政曰韓與衛中間不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則韓舉國而與仲子爲讎也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辭獨行仗劍至韓韓適有東孟之會韓王及相皆在焉持兵戟而衛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韓傀韓傀走而抱哀侯聶政刺之遂中哀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抉眼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於市縣購之千金久之莫知誰子政姊劉有嬖字聚

聞之曰弟至賢不可愛妾之軀滅吾弟之名非弟意也乃之韓視之曰勇哉氣矜之隆是其軼資育而高成荆矣今死而無名父母既歿矣兄弟無有此爲我故也夫愛身不揚弟之名吾不忍也乃抱屍而哭之曰此吾弟軼深井里聶政也亦自殺於屍下晉楚齊衛聞之曰非獨政之能乃其姊者亦列女也聶政之所以名施於後世者其姊不避菹醢之誅以揚其名也

戰國策卷第二十七

戰國策卷第二十八

韓三

高誘注

或謂韓公仲

曾中作

曰夫攣子之相似者唯其母知之

而已利害之相似者唯智者知之而已今公國其利
害之相似正如攣子之相似也得以其道爲之則主
尊而身安不得其道則主卑而身危今秦魏之和成
而非公適東之則韓必謀矣若韓隨魏以善秦是爲
魏從也則韓輕矣主卑矣秦已善韓必將欲置其所
愛信者令用事於韓以完之是公危矣今公與安成
君爲秦魏之和成固爲福不成亦爲福秦魏之和成
而公適東之是韓爲秦魏之門戶也是韓重而主尊
矣安成君東重於魏而西貴於秦操右契而爲公責
德於秦魏之主裂地而爲諸侯公之事也若夫安韓

魏而終身相公之下服此主尊而身安矣秦魏不終
相聽者劉有曾字也齊怒於不得魏必欲善韓以塞魏魏
不聽秦必務善韓以備秦是公擇布而割也錢作擇
稀而割秦魏和則兩國德公不和則兩國爭事公所
謂成爲福不成亦爲福者也願公之無疑也

或謂公仲曰今有一舉而可以忠於主便於國利於
身願公之行之也今天下散而事秦則韓最輕矣天
下合而離秦則韓最弱矣合離之相續則韓最先危
矣此君國長民之大患也今公以韓先合於秦天下
隨之是韓以天下事錢作子秦秦之德韓也厚矣韓與
天下朝秦而獨厚取德焉公行之計是其於主也至
忠矣天下不合秦秦令而不聽秦必起兵以誅不服
秦久與天下結怨構難而兵不決韓息士民以待其